

洪

範

政

鑒

洪範政鑒序

昔者雒書既陳，伯禹所以明天道，箕子載而
周武所以酌神猷。蓋推本以辨機祥，體變而
謹命令，是爲大法。式叙彝倫，朕纘紹

慶靈，述遵

謨訓，每置圖而審正，必稽古以求端，間或休
嘉之來，懼省不類，青異之見，倣畏厥繇，宸宥
餘閑，汎覽史籍，洪範之說，緬然可尋，而伏齋
所編，靡聞全錄，敢向作傳，散布羣篇，後則京

夏諸儒衍繹證兆簡牘廣記顛末弗齊不有彙分何從質信亦嘗取日官之奏合書林之藏參咨通臣覆究曩例守歷者有拘牽之累抱槩者有傳致之譏執術未通即事罕據比令研覈洞見指歸遂采五均六泠前世察候最稽應者次爲十二卷名曰洪範政鑒若語非典要過涉怪譎則略而不載若占有差別互存考驗則析而詳言咸撫遺聞詎容曲說舊記皇極之類有日星孛祲且辰緯上列渾

蓋並施別爲纂脩無取錯糅是雖新意亦有
遐矩噫君人者承天子民奄旬九域故必蹟
象數之摯慎消復之宜逆知未萌前慮諸慝
庶乎嗣

祖宗之構克保洽平順陰陽之權用弭愆伏
則是書也爲政之丕鑒有邦之善經故因題
辭兼以自厲龜鑑斯在淵薄載兢將永通都
之傳聊埤廣內之蘊云爾康定元年七月日序

洪範政鑒卷第一之上

水行上

經曰天錫禹洪範九疇一曰五行鄭康成曰

氣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除陽所生之次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孔安國曰

火自然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揉金曰從

革馬融曰金之性從土爰稼穡王肅曰爰亦可

於其上稼穡種之潤下作鹹孔安國曰炎上

作苦孔安國曰曲直作酸孔安國曰從革作

辛

孔安國曰稼穡作甘味孔安國曰甘

又曰

羞用五事一曰貌孔安國曰容儀二曰言孔安國曰

詞三曰視孔安國曰觀正四曰聽孔安國曰察是非五曰思

孔安國曰行貌曰恭言曰從當使可從言視曰

明聽曰聰思曰睿馬融曰睿通也恭作肅從作乂顏

古曰乂治也馬融曰明作哲孔安國聰作謀

應劭曰上聰則下謀故聰為睿作聖張晏曰

以至於聖孔安國曰必成當

又曰休證美行之驗叙肅時雨若孔安國曰

時雨又時暘若孔安國曰君行政哲時燠若

孔安國曰君能照謀時寒若孔安國曰君能

聖時風若顏師古曰凡言時者皆謂行得其

道則寒暑風雨咎證孔安國曰叙狂常雨若

以時應而順之孔安國曰君行狂僭常暘若孔安國曰君行

妄則常雨順之孔安國曰君行逸急常寒若孔安國曰君行

之豫常燠若孔安國曰君行急蒙常風若孔安國曰君行蒙

則常寒順之孔安國曰君行蒙

人君蔽霧鄙吝則風不順之音莫豆切類
師古曰凡言常者謂所行者失道寒暑風雨
不時而常說曰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
久為災也

胎言尚微

音顏師古曰天

蟲豸之類謂之孽

類師

古曰有足謂之

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禍

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病病貌言寤深也甚

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氣相傷謂

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

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無或在前或在後也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

鄭康成曰危為宗廟

廢祭祀

鄭康

成曰牽牛主

逆天時

鄭康成曰日在星紀周以為正在元枵商以為

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春秋定十年

五年夏五月辛卯郊譖運卜三正以至失時

是其類也則水不潤下鄭康成曰君行此四者為

地為水水性浸潤下流人所用灌溉者也故

源流竭絕川澤以潤是為不潤下其它變異

皆屬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鄭康成曰君

不能謀其事也孔安國曰聰謂所謀厥咎急

必成當馬融曰上聰則下進其謀厥咎急

鄭康成曰君臣不謀則急矣京房曰誅厥罰

罰絕理不云下類事有知不云謀也厥罰

常寒鄭康成曰聽曰水主冬厥極貧鄭康

藏氣失故時則有鼓妖鄭康成曰應時則有魚

於人為貧時則有鼓妖鄭康成曰應時則有魚

孽鄭康成曰魚蟲之生時則有豕禍鄭康成

之居於水而游於水也鄭康成曰聽時則

聽者也屬聽時則有耳病鄭康成曰聽時則

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安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恭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恭鬼神政令逆

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退溢壞鄉邑
溺人民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聽之不
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
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谷急盛冬日短
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寒則不生百
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君嚴猛而闕下臣戰
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
寒氣動故有魚孽而以龜爲孽龜能陸處非
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爲

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一曰
寒歲豕多死及爲怪亦是及人則多病耳者
故有耳病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
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
福曰富

水不潤下

京房曰顛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
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泰
厥災水水殺人辟遇有德茲謂狂

應劭曰辟
天子也

德者壅 厥災水水流殺人己水則地生蟲歸

獄不解茲謂追非李奇曰歸罪過於民不罪己也張晏曰謂釋有罪之

人而歸無辜者也解止也追非遂非也 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

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昏

陰解舍也王者於大敗誅首惡赦其衆不則

皆函陰氣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菽草

董仲舒曰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陰

氣盛故大水魯桓公元年秋大水劉向曰桓

公弒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弒其

君

顏師古曰宋大宰華父督弑殤公

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

賂而歸

顏師古曰謂郕大鼎

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交

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之應

十三年夏復大水劉歆曰桓易許田不祀周

公

顏師古曰許田魯朝宿之邑有周公別廟桓既篡遂以許田與鄭而取鄭之枋田故

云不祀

廢祭祀之罰也

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曰魯宋比年

為乘丘郕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

水劉向曰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與其

臣宋萬博戲矜而罵萬殺公之應

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曰夫人哀姜失禮不
婦陰氣盛也劉向曰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
婦見用幣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劉
歆曰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簡
宗廟之罰

宣公十年秋大水饑董仲舒曰時比伐邾取

邑

顏師古曰九年秋取根牟邾婁邑也

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

姓愁怨劉向曰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

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齊。邾子釓且亦齊出也。

顏師古曰：釓且，邾文公之子，邾定公也。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

懼齊之威，創邾之禍，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

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曰：成幼弱，政

在大夫，一年再用師，復城鄆以強私家，仲孫

蔑、叔孫僑如專會宋、晉、陰、勝、陽之應。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曰：先是一年

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

兵弱，數敵強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爲

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伐其北莒
伐其東百姓騷動後又仍犯齊之應

漢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流四千餘家
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餘家汝水
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
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時女主獨治諸
呂相王之應

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
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壤民室八千餘所

殺三百餘人。先是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
爲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以夏四月郊。
見上帝，歲餘謀不軌，要斬夷三族。是時比再
遣公主配單于，賂遺甚厚，匈奴愈驕，侵犯北
邊，殺略多至萬餘人。漢連發軍征討戍邊。

元帝永光五年夏，秋大水，潁川汝南淮陽廬
江雨壞，鄉聚民舍，水流殺人。先是一年有司
奏罷郡國廟，是歲又定迭毀，罷太上皇惠帝
寢廟，皆無復脩。通儒以爲違古制，石顯用事。

之應

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兩山谷水出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時有司奏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又罷雍五畤郡國諸舊祀六所廢祭祀之罰也

光武建武八年郡國比大水涌泉盈溢杜林曰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吉性不相害故曰樂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

陰下相爲蠹賊有侵陵之象也

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塞之陳宣曰
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爲萬世基水不當入
城門如爲災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
昔東郡金堤大決太守王遵亡身位立應時
自消人臣尚脩正弭災中興聖主水必不入
言未絕水去上善其言後遷河堤謁者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大水傷稼時竇太
后攝政兄弟皆貴顯作威蹙之應

永元十二年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時策問陰陽不和，方正鬱林養奮曰：「天有陰陽，四時有政令，春夏則予惠，布施秋冬則猛威，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風雨時，五穀升，令長吏不奉行時令，逆天氣，百姓困乏而不卹，故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陰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誦上百姓虛竭。」

漢高祖平元年五月，郡國大水，傷稼。董仲舒

曰水者陰氣盛也時鄧太后專政之應

安帝永初元年十月河南新城山水出壞民
田水出深三文時司空周章以鄧太后不立
皇太子勝謀欲廢置事覺被誅識曰水者純
陰之精陰氣洋溢小人專制擅權治疾賢者
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
涌水爲災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時梁太后專政
方儲曰民悲怨則陰類強河決海澹地動土

涌

春秋含華曰九卿阿黨排
正直驕奢借害則江河清決

桓帝永興元年秋河溢漂害人物京房曰河
者懷容水澤浸漑萬物今溢者明在位者不
勝任三公之禍不能容也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時梁冀專政
災異並湊張衡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
者君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潛潭巴曰水逆
者反命也宜脩德應之

延熹九年四月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曰河

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兆。豈諸侯有規京
都計邪。明年桓帝晏駕。靈帝自解犢亭侯入嗣。

洪範政鑒卷第一之上

洪範政鑒卷第一之下

水行上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雷電至殺鳥雀楊阜曰此常雨之罰也時帝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之應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弒之禍將成亮不悟尋見廢

晉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夏時王敦執權不
恭之罰

元帝永昌元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
五十餘日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之應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餘日常雷電時雖
斬蘇峻餘黨猶據石頭至滅雨乃霽

咸康元年八月荊州武陵四縣雨水漂屋室
殺人損秋稼時帝幼權在於下之應

梁武帝天監二年六月信安三縣大水案占

陰盛臣逆人悲則水出河決時江州陳伯之
益州劉季連舉兵爲叛師旅數興民愁臣逆
之應

六年八月建康大水濤上御道七尺七年五
月又大水十二年四月又大水是時數興師
拒魏發卒築浮山堰以遏淮水勞役連年民
怨之應

和帝中大通五年五月建康大水御道通船
占曰大水至國賤人將貴時蕭棟侯景僭篡

之應

後齊武成河清二年十二月充趙魏三州大水天統三年并州汾水溢占曰水者純陰之精陰氣洋溢小人專制時和士開元文遙趙彥深專任之應

後主武平六年八月山東大水占曰小人踴躍無所畏忌陰不制於陽則湧水出時羣小用事邪佞滿朝伶人封王之應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河南八州大水時獨孤

后干預政事濫殺宮人放黜宰相楊素水者
陰氣臣妾盛強之應

仁壽二年河南河北大水時帝用刑嚴急臣
下小過親臨斬決史萬歲以忤旨被戮誅罰
絕理之應

煬帝大業三年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帝
嗣位已來未親郊禮簡宗廟廢祭祀之應

唐太宗正觀十一年七月大雨穀水溢入洛
陽宮深四尺帝引咎令羣臣直言得失岑文

本曰願陛下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
聞過既改從諫如流爲善不疑出令必信省
田遊之娛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不求闢土
行之不怠必轉禍爲福化咎爲祥況水之爲
患陰陽常理哉省力役賜遭水家帛廢明德
宮及飛山宮之絳圃院給河南洛陽遭水戶
是年九月河溢壞陝州河北縣及太原倉毀
河陽中潭太宗幸白馬坂觀之

中宗神龍元年七月洛水漲壞廬舍二千餘

家詔九品已上直言極諫宋務先曰自夏已
來水氣勃戾郡國罹災傳曰簡宗廟廢祭祀
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嚴配多獲
福助今郊廟遲留不得薦享暴水之災殆因
此發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氣盛滿則水
泉迸溢願陛下詳裁之

急常寒若

劉向曰急常寒若春秋無其應周之末世舒
緩微弱政在臣下燠煖而已故藉秦以爲驗

秦始皇即位尚幼委政太后用呂不韋嫪毐
宮室苑囿自恣政事斷焉故天冬雷以見陽
不禁閉以涉危害舒燠迫近之變始皇既冠
毒誅夷其宗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
之間緩急如此寒燠輒應此其效也

劉向曰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
雹隕霜殺菽草皆常寒之罰

京房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過深
當燠而寒盡六日亦爲雹害正不誅茲謂養

賊寒七十二日殺飛禽道人始去茲謂傷其
寒物無霜而死浦水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
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孽又曰夏
雨雪臣爲亂

魯桓公八年十月雨雪

班固曰周十月今八月也劉向曰

時夫人有通齊之行桓有妬媚之心莫報夫切

人將殺其象見也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
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
時迫近象也董仲舒曰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

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劉向曰先是釐公立妾
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又曰大雨
電董仲舒曰公脅於齊桓立妾爲夫人不敢
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電皆爲有所漸脅也
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曰昭取於吳而
爲同姓謂之吳孟子顏師古曰魯與吳俱姬
也同姓不爲婚諱不稱
吳而云君子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強皆
賤公行慢侮之心生董仲舒曰季孫宿任政
陰氣盛也

漢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後三歲淮南王長謀叛發覺遷道死

景帝六年三月雨雪六月匈奴入上郡吏卒戰死二千餘人明年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武帝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是歲御史大夫張湯丞相嚴青翟皆有罪自殺

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關東十餘郡人相食是歲民不占緡錢有告者以半畀之政急刻之應

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是歲魏郡太守京房爲石顯所告棄市御史大夫鄭洪免爲庶人寃陷之應

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谷永曰皇后桑蠶以治祭服恭事天地宗廟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宜避寢自責皇后母得擅上令衆妾更進以時博施庶幾得賢明之嗣其後許后坐祝詛廢

昭帝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後十六年

許后自殺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冰厚尺餘時羣賊起天下始亂讖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有位適罰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帝流遷失政養奮曰當溫而寒刑罰慘也

吳孫權赤烏四年大雪平地三尺鳥獸死者太半時全琮四將攻略淮南襄陽戰死千餘人

晉武帝泰始七年十二月大雪明年步闡揚
肇之敗死傷甚衆不聽之罰也

穆帝永和十年五月涼州雪明年八月張祚
張曜靈攻滅叛亂之應

孝武太元二年十二月大雪時帝幼政在將
相陰之盛也

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時桓靈寶
篡位以朝政失在舒緩反之以酷之應

劉向曰周

衰無寒歲秦滅無
煥年此之謂也

三年正月霰雪而雷時帝蒙塵雷霰同時皆失節之應

東魏孝靜武定四年二月大寒人畜凍死者相望於道時後齊神武作相爾朱文暢謀害神武事泄濫誅之應

後齊武成河清元年歲大寒讖曰殺無罪其寒異時帝通於文宣李后生子不舉帝殺后子紹德保后而捷寬酷之應

隕霜

京房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火霜夏殺五
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
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遭害其霜附
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
土隙間不殺而誅茲謂虐其霜覆在草下

魯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

秉事之象也

類師古曰襄仲專權
殺嫡立庶公室弱

其後卒在

臣下則災爲之生矣暴故言草災故言菽重
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言殺菽知草皆死

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董仲舒曰菽草之強者天戒若曰加誅強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曰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時季氏逐昭公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

漢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木先是遣韓安國李廣公孫賀王恢李息五將軍三十萬衆伏馬邑下欲襲單于單于覺而去自是

始征伐四夷師出三十餘年天下戶口減半
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九月隕霜殺
稼天下大饑時石顯用事專權之應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隕霜傷穀此誅罰不
由君出之應

梁武帝天監三年三月六年三月並隕霜殺
草時大發卒拒魏於鍾離連兵數歲之應

陳文帝太建十年八月隕霜殺稻菽時大興
師選衆遣將吳明徹與周師相拒於呂梁之應

洪範政鑒卷第一之下

洪範政鑒卷第二之上

水行下

雨雹

春秋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物不為災不書書大言為災也雹者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考異郵曰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雹之為言合也妾為妻之應

易識曰凡雹者過由人君惡聞其過抑賢不易內與邪人通取財利蔽賢施之並當不

雨故爲電也

易緯曰夏電者治道煩苛繇役急促教令數
變無有常法不救爲兵彊臣叛謀蝗蟲傷穀
救之舉賢良爵有功務寬大無誅罰則災除
論曰陽之專氣爲電陰之專氣爲霰此言陽
專而陰脅之陰專而陽薄之不能相入則轉
而爲電猶臣意不合於君心也

魯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電劉向曰盛陽雨
水溫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

電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
則散而為霰故沸湯之在閉器沈於寒泉則
為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電者
陰脅陽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釐公末
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將至殺君故陰脅
陽之象見釐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
赤立宣公昭公三年大雨電時季氏專權脅
君昭公不寤季氏卒逐公

漢武帝元封三年十二月雷雨電大如馬頭

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
深二尺五寸殺二十人飛鳥皆死其十月大
司馬霍禹謀逆誅遂廢霍后

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國雨雹大如斧飛鳥死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
時帝用酷吏周紆為司隸刑罰深刻之應
安帝永初二年雨雹大如雞子傷稼時鄧太
后以陰專陽政之應

元初四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行杯及雞

子殺六畜京房曰夏雨雹天下兵大作

延光元年四月郡國二十一雨雹大如雞子
或如斗傷稼時帝信讒無辜死者多安帝以
問孔季彥季彥曰此陰乘陽之證今貴臣擅
權母后黨盛陛下宜脩德廣慮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京都雨雹大如雞子時
帝誅殺過差寵小人之應也

延熹七年五月京都雨雹時鄧后僭侈驕恣
專幸卒廢以憂死其家皆誅

獻帝初平四年右扶風雹如斗殺人袁山松
曰天下潰叛之應

吳孫權赤烏十一年四月雨雹時權聽讒廢
太子朱據屈晃以逆意黜陳正象以忠諫誅
此有德遭險誅罰過深之應也

晉武帝太康元年五月平陽上黨鴈門濟南
雨雹傷禾麥三豆時王濬有大功而權戚互
加陷抑從容不斷陰脅陽之應

惠帝元康三年六月湖城華陰雨雹深三尺

時賈后凶姪專恣陰氣盛也

光熙元年閏八月霰雪此聽不聰之應是年
帝晏駕

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四月雨雹帝沈汚於酒
為長夜之樂末年長星晝見舉酒祝之又張
貴人有寵年近三十帝戲曰汝年當廢矣貴
人怒向夕帝醉遂晏駕于清暑殿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雨雹時王恭湯仲堪稱
兵內侮之應

義熙元年四月雨雪時四方未一鉦鼓日戒故也

後趙石勒時西河雹大如雞子飛鳥皆死木稼蕩然勒以問徐光光曰古皆有之然明主未始不為變以懼天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百姓奉之勒乃下詔樹祠堂給戶奉祀黃門郎韋謏曰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為雹自介推以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介推賢者曷為暴害今雖為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

川池之側氣泄為雹遂遷冰室於凝寒之所
南齊武帝永明元年九月有雹如蒜子落十
年四月辛亥又雹

後魏孝文承明元年八月并州大雹平地尺
餘草木禾稼皆盡又定州大雹殺人大者方
圓二尺

宣武景明元年六月雍青州大雨雹殺麋鹿
四年七月汾州大雨雹經并相司兗至徐州
止廣千里所過草木無遺

永平三年五月南秦州大雨雹殺鳥獸未稼
雷震

京房曰天冬雷地必震又曰教令擾則震雷
以十一月起黃鍾二月大聲八月闔藏此以
春夏殺無辜不須冬刑致災蟄蟲出行不救
之則冬溫風來年疾病其救也率幼孤振不
足議獄刑賞謫罰災則消
劉向日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不時震電者陽
不開藏也

魏收曰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陰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終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入地入地亦百八十三日而後出地是常經也故雷安萬物安雷害萬物害猶君安國安君害國害不當雷而雷皆失節也

漢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郡國四雷時皇子隱之民間宮車晏駕殤帝生百餘日嗣立卒夭無嗣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陳留雷有石墮地四

昭劉

曰九月雷
未為異也

安帝延光四年十月郡國雷時鄧后攝政又
阿母王聖閭后兄弟更秉威權帝遂不親萬
機從容寬仁任臣下

順帝永和四年四月雷震擊高廟世祖廟外
槐樹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時
梁后聽兄冀枉殺李固杜喬之應

魏明帝景初中洛陽城東橋城西洛水浮橋

栢楹同日三處震尋又震西城上候風木飛
烏時勞役大起之應

晉惠帝永康元年六月震崇陽陵標西南五
百步標破為七十片時賈后陷害鼎輔寵樹
私戚后終誅滅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大雨震電
己巳夜赤氣曜於西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
大雪時劉載僭號平陽李雄稱制於蜀為君
失時之象也

赤氣亦
赤祥也

安帝義熙四年六月雷震太廟破東鴟尾徹

柱又震太子西池合堂時帝不親蒸嘗簡宗

廟也

西池是明帝為太子時所造故號太子池及安帝多病無嗣故天震之明無後也

南齊高帝建元元年十月壬午夜電雷鳴庚

戌又雷電

武帝永明十一年三月雷震景陵王子良東

府齋棟折將治之子良曰天之愛我也勿治

明年子良薨

後魏道武天賜六年四月震天安殿東序道

武惡之令左校以衝車攻殿兩序毀之未幾
晏駕

唐中宗延和元年六月河南偃師縣李村震
電入民家又地震裂丈餘長十五里測之無
底所裂處井廁相通家樞出置平地

德宗正元四年宣州暴雨震電有物墮地豬
首手足各二指執一赤班蛇食之遂巡雲合
不見

無雲而雷

魏收曰雷陽也雲陰也有雲然後有雷有臣然後有君雷託於雲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故無雲而雷示君獨處無民也

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劉向曰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失陰陽之合是歲陳勝起天下畔秦遂亡

又曰易震為雷貌不恭也

晉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東北方有聲如雷此君不恤於下下人將叛之象未幾天下漸叛孫恩相靈寶交陵京邑

梁武帝天監四年十一月天清明西南有電
光有雷聲二此君不恤下兆人怨叛之象是
歲交州李凱舉兵叛

又天監十九年九月西北隱隱有聲如雷赤
氣下至地是歲盜殺東莞琅邪二郡守以胸
山引魏軍

中大通六年十二月西南有聲如雷其年北
梁州蘭欽舉兵叛

陳文帝太建二年十二月西北有聲如雷其

年湘州華皎舉兵叛

後魏宣武延昌元年三月有聲起東北南引
隱隱如雷

後齊文宣天保四年四月西南有聲如雷此
帝不恤下天下師旅之應

後周宣帝建德六年正月西方有聲如雷未
幾吐谷渾寇邊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正月麻州連雲山有聲
如雷是時五羌反叛侵擾邊鎮

二十年無雲而雷占曰國將易君下人不靜
小人先命國凶有兵甲後數歲帝晏駕漢王
諒舉兵叛

唐則天時宗秦客以佞幸為內史受命之日
無雲而雷震未周歲而誅

洪範政鑒卷第二之上

洪範政鑒卷第二之下

水行下

鼓妖

京房曰。今不脩本。下不安。金母故自動。各有音。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爲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出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襲鄭。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請擊之。遂要峭阮以敗秦師。匹馬觭輪無反者。

觭雙也音奇也

晉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疆國禍流數世凶
惡之效也。舊謂晉襄公文公本為秦所納而得國是舊恩也。自襄公至厲公凡

五君與秦
併難也

漢哀帝建平二年四月御史大夫朱博為丞
相少府趙元為御史大夫臨廷登受策有大
聲如鍾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上以問李
尋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為眾所
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傳曰
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

已有異是為中馬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
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期年其人
自蒙其咎揚雄亦曰鼓妖聽失之象其後博
元坐為姦謀博自殺元減死論

晉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聲若牛出許昌城
是冬廢愍懷太子幽于許宮明年賈后又以
藥杵擊殺是其應也

晉蘇峻在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弄鼓
者峻手自破之曰我鄉土時有此則城空矣

未幾峻叛夷滅此聽不聰之罰也

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趺上忽鳴聲聞四十里遣人打落耳尾鐵釘四足尋而季龍死

晉安帝隆安中吳興長城夏架山石鼓鳴鼓長丈餘面徑三尺下有盤石爲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後果有孫恩之擾

後魏太武太延四年十月北方有聲如大鼓西北行

魚孽

京房曰衆惡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又曰海
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踈又曰魚去水飛入
道路兵且作

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劉向以爲近魚孽也
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至上黨遷其
黔首於臨洮明年有嫪毐之誅魚陰類民之
象汧流而上者民將不從君令爲失行也其
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于二世

暴虐愈甚終用急亡

漢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

哀帝建平三年東萊平度出大魚長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於水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邊將殆有棄甲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干寶又以為高貴公兵禍之應

晉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干寶以爲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魚既極陰。屋止太陽。魚見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至惠帝初。誅楊駿。廢太后。元康末。賈后誘殺太子。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

梁武帝大同十年三月。帝幸朱方。至四澗中。及真武湖。魚皆驤首。見上若望乘輿者。帝入宮而沒。案占魚陰類。下人象。又有鱗甲兵之

應也。下人將舉兵圍宮，睥睨乘輿之象也。後果有侯景之難。

後齊武平七年，相州鷓鴣泊魚盡飛去，而水涸。占曰：政急所致。魚陰類，下人象也。河伯以水為國，以魚為百姓。水涸魚飛，國亡人散之象。明年國亡。

後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陽武有鯉魚乘空而闕。占猶臣下興起，小人從而闕之。明年宣帝晏駕，國失政，尉迥起兵相州。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大興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設
佛會有老翁皓首白裾襦衣來食而去衆莫識追
觀之不復見但有陂水白魚長丈餘小魚從者無
數人爭射之或弓折弦斷後中之剖其腹得抗飯
始知此魚向翁也後數日漕渠暴溢射人皆溺死
煬帝大業十二年淮陽郡驅人入子城鑿斷
羅郎郭至女垣之下有穴中得鯉魚長七尺
時長白山賊寇掠河南郡兵拒之復爲所敗
男女死者萬餘

蛙黽附

漢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蟆羣鬪是歲發將十萬征南越開九郡九郡即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

南珠崖僂耳也

唐肅宗乾元中李揆未相前一月有大蝦蟆如牀見寢室中俄失所在占者爲蟆天使也
豕禍

京房曰衆心不安君政厥祿豕入宮室

又曰豕生

人類頭者邑亡凡妖象其類足多者所任邪也 龔遂曰山野之獸來

入宮室宮室將空

齊襄公由于貝丘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公怒曰射之豕人立而唬公懼墜車傷足喪屨劉向以爲近豕禍先是齊襄通於妹使公子彭生殺魯桓又殺彭生以謝魯公孫無知攻襄於田所殺之傷足喪屨卒死於足虐急之效也

漢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園壞都竈銜其脯六七枚置殿前劉向以爲近豕

禍也。時燕王旦與長公主左將軍謀爲大逆，誅殺諫者，暴急無道，竈者生養之本，豕而敗竈，陳黼於廷，黼竈將不用宮室，將廢辱也。燕王不改，卒伏辜。

吳孫皓寶鼎元年，野豕入右大司馬丁奉營，時奉遣攻穀陽，無功而反。皓後追討穀陽事，殺其子溫，家屬皆遠徙。豕禍之應也。

晉懷帝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兩頭，不活。周馥取而觀之，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

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勿生
專利之謀，將自傾覆。不寤，遂欲迎天子，令諸
侯。俄為元帝所敗。

元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此聽不聰之罰，
又所任邪也。其後有劉隗之變。

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人家豕產兩子，
而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京房曰：豕生
人頭，豕身者，危且亂。今豕而產異之甚者，
孝武太元十三年，京都人家豕產子一頭二

身八足時宰相沈酗不恤朝政近習用事漸
紊國綱至於大壞

魏宣武正始四年京師豕生子一頭四耳二
身八足

延昌四年徐州陽平戍豕生子頭面似人頂
有肉髻體無毛此靈后臨朝幼主傾覆之兆
隋文帝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頭陀法
於人場園上夜見大豕來詣其所小豕從者
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然猶負

他一命言罷而去。賢聖道者君上所行也。皇太子勇當嗣業行君上道而被囚廢之象。一命者言為煬帝所殺。

又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耶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荅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言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帝將殺之。平樂公主每救得全。後數年而文帝晏駕。歲

盡之應

唐德宗正元四年三月京師人家豕生子兩首四足京房曰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上不壹也足多所任邪也

黑眚祥

晉懷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氣四塞此近黑祥也帝尋淪陷王室丘墟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朔黑霧著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此近黑祥也踰年帝降于劉曜

元帝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踰月帝晏駕

梁廢帝承聖三年六月黑氣如龍見殿內近黑祥也黑周所尚之色今見於殿內周師入梁之象其年爲周所滅帝亦遇害

陳文帝太建五年六月西北黑雲屬地散如猪者十餘占曰當有兵起西北時後周將王軌軍於呂梁擒吳明徹此近黑祥也

火沴水

周靈王時穀洛水闕將毀王宮劉向以爲近
火沴水也王將擁之有司諫曰長民者不墮
山不防川今執政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
使至于爭明王而飭之母乃不可乎王卒擁
之以傳推之四瀆比諸侯穀洛其次卿大夫
之象蓋卿大夫將分爭以危王室是時世卿
專權僭拈將有篡殺之謀僭拈李之于
簡王之孫也如
靈王覺寤修政懼以承戒則災禍除矣不聽
諫謀簡慢大異塞墀擁下以逆水執後數年

有黑如日者五。是歲蚤霜。靈王晏駕。景王立。

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王室大亂。

京房曰。天子弱。諸侯

力政。厥
異水。胡

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爲近火沔水也。秦連相坐之法。罔密刑虐。加以武伐。橫出殘賊。鄰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悖天戒。若曰。勿爲刻急。將致敗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應德之效也。

京房

曰君面于酒感于色賢人
潛國家急厥異流水赤

晉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魯國池水皆赤

如血案劉向說近火沴水聽之罰也京房曰
君惑於

色賢人潛國家
危厥異水流赤

穆帝升平四年四月姑臧澤水中有火此火
沴水之妖也明年張天錫殺執政張邕

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唐臨平湖水赤桓靈
寶諷吳郡使言開除以為已瑞俄而靈寶敗

洪範政鑒卷第二之下